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紅芸別墅

許仲遠，浙之□李人。年甫弱冠，即喜遠遊，慕徐霞客之為人，自號霞仙。臨水登山，腰腳殊健，日能行三百里，不知疲乏。如天台、雁蕩，早已造其絕頂，並無所異。嘗登勞山第一峰，絕壁萬仞，攀躋而上。既詣其巔，見有一池，廣約□數頃，池水清澈見底，游鱗可數。相傳下有孽龍伏焉。勞山僧清遠者，曾結茅其旁，晨夕諷經，龍為出聽，久之，龍忽有悟，遂成正果，證無上禪焉。僧圓寂後，置龕潭側，並尚其像，上留一偈曰：「來處來，去處去。石無言，花解語。爾為爾，我為我。地中泉，木中火。」生摩挲觀之，亦不能解。僧像頗類己，因疑僧為己之前身。欲下山而時已晚，乃即宿於茅廬中。正值月圓之夕，皓魄上升，纖雲四卷，清輝所射，郎潔無垠。忽聽山谷中虎嘯猿吟，棲鷗驚飛，聲磔磔然如欲搏人。須臾，異獸惡蟲，相繼跳躑於前。不覺毛髮為戴。幸近門闕，即引去。夜半，一女子娉婷而至，手持一束曰：「辰府君奉邀，其即往。」生視其名為辰渤。方疑素昧平生，促駕何由？正躊躇間，女子曰：「見即自知。本欲遣輿來迓，因相距非遙，請勞玉趾。」生從之，偕女子同行。遙睹虎貌熊羆，逐隊而來，生懼，為之卻步。女子笑曰：「毋畏。」以羽扇揮之，悉皆辟易奔避。行里許，有甲冑士迎面至，見女子，肅立兩旁。女子謂生曰：「此水府巡丁，亦以迓君而來者。」導生從松林中行，一轉顧間，殿宇在望，狀若王者居，門外持戟懸刀而雁行立者，悉偉軀長鬚。生僂僂不敢遽進。女子曰：「此輩將來求為君執役而不可得者，何必作書生態哉？」於是歷重門，拾級升堂。女子令生少坐以待。須臾，諸女婢擁一老嫗出，鶴髮雞皮，狀若五六□歲人。問生曰：「先生尚識老身否？」生曰：「何處得瞻閻范，令人殊難記憶。」嫗曰：「事隔三生，本多茫昧。何先生懷中記事殊亦隨塵劫而俱墮，殊可惜也。延先生來非緣別事，因小女喜閱道書，求先生為之指導耳。」即令前女子引生入西廳，陳設頗華，四壁都張名人書畫。生甫坐，即有供茗果者。女子曰：「我家阿姑即出款陪，幸勿嫌寂寞也。」

久之，環珮聲鏘，麝蘭香溢，前數婢捲簾，後數婢簇擁而至。生微睨之，雪花妍，天人不啻也。諸婢捺生上坐，下鋪紅氍毹，扶女盈盈下拜，曰：「以師禮見也。」問答之際，始知女姓辰，名煥，字香蓀。而東帖名渤者，乃其父也。現奉帝命，往東海征蚩尤。母係敖姓，亦龍譜中巨族也。廳室中設兩座，生居中，女旁侍焉。頃之，女捧書至，玉笈瑯函，倍為珍重。生視之，悉講吐納導引之法，爐火鉛汞之術。生曰：「此神仙家言，僕門外漢耳，不敢妄對。」女曰：「內丹外丹二者，孰易孰難？」生曰：「內丹由■煉而來，得之自然；外丹專恃烹燒，恐一旦成功，亦必有厄之者，未能操之左券也。」女曰：「兒意亦如是。今得師言，益明耳。」因命諸婢置酒設席於水亭。四週皆水，而中峙一亭，固萬荷花深處也。紅白菡萏，搖曳凌風，軒窗四敞，清徐來。女命以碧筒為杯，注酒其中，其香沁齒。生量固豪，一舉□觴。女亦旁侍陪飲，罄無算爵。夜闌燭，女始辭去。由是日必令生講貫經史子集，惟女所問。月餘，益復稔熟。諸婢悉屬稚齡，並皆佳妙，中尤以、婷婷、端端、楚楚為巨擘，日則奔走承奉，夜則抱枕攜衾，皆此輩也。俟生睡後闔扉，則皆散去。

一夕諸婢為迷藏之戲，變幻不測。生為吟捉搦之詞，盡皆笑不可仰。忽聞中有命至，諸婢紛紛入內。生亦掩門就寢。登牀，則衾中膩然有人。駭而燭之，則婷婷也，雙頰紅潮，有如海棠春睡初足。蓋初欲隱帳中，使諸婢不能覓，不意酒力不勝，遂入睡鄉也。生觀其嬌媚態媚，不覺魂銷心醉，遂為之代緩結束。羅襦甫解，皓體畢呈，擁之而眠，不覺東方之既白。婷婷既醒，見生在側，披衣急起，蹴生使寤，曰：「昨夕吾何為在此？諸姊妹何往哉？吾今日復何顏見人！」淚珠簌簌墮懷袖。生反袂為之拭面，且告之故，曰：「我二人昨雖並枕同衾，然絲毫未及於亂，汝猶抱璞含貞，豈不自知乎？」婷婷俯思之，信，乃不復語。日午，諸婢隨女出，婷婷亦在，特腴腆羞澀，迥非往時。女習字吟詩畢，笑謂生曰：「先生真守禮之君子也。今而後請以婷婷奉先生箕帚，先生其勿辭？」生曰：「羈旅之人，志在學道求仙，恐以燕婉分其思慮，奈何？」女曰：「豈不聞淮南拔宅飛升，劉綱、簫史夫婦並仙？神仙眷屬，自古有之，何害於事？且借此可破旅窗寂寞。」生再拜曰：「謹如命。」由此洞吉為婷婷設青廬，合巹行觴，亦如世俗禮。燈綠滿堂，笙簫兩部，頗形熱鬧。紅巾既揭，容態倍增媚媚，正如芍藥籠煙，茶花垂露，明潤鮮妍，殆無其比。生與婷婷纏綿之情，有可知也。

女讀書穎悟異常，時有涉於疑義者，生或不能剖析，女必代為之解，剝蕉抽繭，妙緒泉湧，生為之舌橋不下，呼為「女才子」，曰：「恐當日謝道韞步障解圍，無此博辯也。」距女所居院宇三里許，有紅芸館，女之別墅也。中具花木池石之勝，樓台亭榭，多矗立凌空，宜於延月迎風，招涼消暑，每至六月，女輒於此消暑焉。生亦隨往。時正七夕，特設乞巧筵，雪藕調冰，浮瓜沈李，倍極其樂。生、女、四婢，團坐一几。女曰：「今日雅集，不可無韻事。請各引七夕故實，借以侑觴。」議以多少為賞罰，命侍兒取玉斗來，約受四兩許，曰：「此金穀酒數也，少者罰此。」又命取文房物玩數□事至，曰：「多者賞此。」生數典已窮，而女博引旁征，滔滔不竭，計女多於生凡□四則。生飲玉斗酒亦如數。婷婷代飲其半，已覺沾醉不勝；生飲興尚豪，猶盡餘瀝，不留涓滴。女笑曰：「君之稱雄於巾幗者，賴有此耳。」生有慚色。婷婷起而言曰：「此章句記問之學，不足以為人師。應變無方，出奇制勝，斯乃為奇男子耳。」女曰：「百日伉儷耳，何已左袒太甚哉？」婷婷意窘，逃席去。

諸婢進曰：「池中有燈艦，何不一登？」女因偕生往觀。船之首尾，均以綵帛結成燈棚，火樹銀花，異常璀璨；四週錦幔紅闌，玲瓏有致；中艙窗盡啟，冰脯盈盤，瓊漿溢■。女入而列坐，又復縱飲。手撥琵琶，高唱《霓裳羽衣曲》，響遏雲霄。女命舟人入水雲深處，則見前面蓮娃打槳，菱女持橈，各唱山歌，互相酬答。詢之舟人，蓋皆鄰家之前來遊戲者也。於焉新月如鉤，清光四澈，微雲若羅，銀河若帶，遙指鵲橋駕處，正牛女渡河之際。女謂生曰：「昨得家君書，謂蚩尤已平，餘黨解散，不日即當釋甲凱旋耳。」言未已，忽聞岸上人聲鼎沸，列炬若晝，一人呼曰：「辰家女必在舟中，勿令逸去！」呼聲未絕，小艇三四，已如激箭來追。女視其旗幟作烈火形，曰：「此蚩尤餘黨前來報怨也，萬不可使其著手！」急躍身入水中，生亦從之。生固善泅水，手挽女或沈或浮，於蓼花深處得一採菱小舫，負女登焉。視女，嬌喘如絲，星眸微啟，枕腹於股，而遍撫摩之，吐水殆盡，而女蘇。側耳細聆，四野悄然，乃潛登岸。探之，正值諸婢持燈覓女來，相見驚喜，告生曰：「幸軍士早來，寇黨盡擒，無一逸者。」生亦告以女所在。自是女決意嫁生，曰：「鐘建負我矣，往事可援也。」

越月，女父返，為之主婚，卒歸於生。彌月後，女父命生與女出山。生不可，曰：「願偕隱於此耳。」女父曰：「且享受人間豔福四□年，然後再來。」